

八八風災兩週年紀錄片巡演

永遠記得 那年夏天，那場雨

文／李居翰 資料提供／穀得電影有限公司

在88風災過後的兩週年，仍有道路失修，仍有家園要重建，儘管人們歡天喜地的慶祝父親節，還有七夕情人節，但我們是不是已經遺忘那年夏天的那場雨；遺忘那些埋藏在記憶下的災難回憶。



➤ 《Kanakanavu 的守候》那瑪夏部落全景。

最近有，兩部關於88風災的紀錄片在臺灣巡演，不是要殘忍地揭開那傷疤，而是用另一種敘事方式省思88風災。

馬躍·比吼用《Kanakanavu的守候》談著Kanakanavu族人在88風災後，必須遠離家園，除了不知如何面對災難過後的家園重建，對於Kanakanavu族人自身的追尋同樣面臨無助。如果直接面對災難後的第一現場太令人鼻酸，那麼黃信堯導演的《沉尸之島》帶我們飛

往距離臺灣7,200公里的太平洋島國吐瓦魯，重新審視災難對於人們的意義。如果人們善於遺忘，那麼紀錄片就是來點醒那段曾經讓人痛過且不能忘卻的回憶。

重回88風災的第一現場

2009年的夏天，臺灣經歷一段史無前例的天災，莫拉克颱風成為那年人們口中說不出口的



➤ 《Kanakanavu 的守候》劇照。

痛，泥水挾帶大量砂石，沖刷著高屏山區，創下歷史最大降雨量，沖走的不只是地面上的作物和財產，也帶走700多條人命。

隨著不斷上修的超級豪大雨，在飽含水量的山地快速崩塌，席捲著高屏山區，災難消息不斷上演、播出，如同電影情節淹沒人們對自然恐懼的最後想像。儘管大雨滂沱，視線模糊交錯還是令人難忘懷這在電視上重複播送的駭人畫面。高雄小林村面目瘡痍的情境，尤其當被土石山崩給徹底吞嚥，全村慘遭滅村的消息一出，震驚著每一個看到或聽到消息的人。

諷刺的是，政府的救災速度遠比不上民間自救的速度，如同莫拉克颱風拖著牛步重創全臺。莫拉克本身並不是個強悍的熱帶氣旋，鬆散的環形氣流結構卻一舉刷新臺灣在風災、雨災上的歷史記錄。

每一年的夏天至入秋時分，颱風成為臺灣每年必來的不速之客，越來越多的災難在臺灣上演，人們對災難麻木了嗎？人們對於天災難道就只能聽天由命嗎？對於與災難共處，我們還有太多太多要學習的地方。

還好，有另一個先沉沒的島嶼？

拍攝《沉尸之島》的導演黃信堯，擔任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執業公會常務理事，拍攝風格擅長用幽默帶點戲謔從事影像記錄，近年來以《帶水雲》獲得2010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評審團特別獎，同時還入圍倫敦紀錄片

影展和伊朗真實影展，在拍攝作品上深獲肯定。

在88風災期間，黃信堯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麼，不過對於影像記錄第一現場的畫面，除了紀錄片工作者之外，還有鋪天蓋地的新聞媒體都在做全面性的詳實記錄，他不需要錦上添花。因此當監製的龍男·以撒克·凡亞思(Lungnan Isak Fangas)找上黃信堯，想拍一部跟風災相關的電影，黃信堯心中卻有另一個想法悄悄萌芽。

黃信堯在記憶中找尋另一個可以讓臺灣借鏡的國度，從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提到一個將被海平面淹沒的國家，叫做吐瓦魯，同時他也想起在更早的2004年，臺灣在某一個南太平洋的島國設立大使館，原來也是吐瓦魯。他以吐瓦魯這個邦交國作為主題，位於南太平洋上的吐瓦魯，由9座島嶼組成，對於溫室效應造成海平面上升的傳聞，吐瓦魯可能會是第一個被迫遷徙的國家。

黃信堯決定前往最前線，看看這個國度的政府與人民，是如何面對災難，尤其是一個海平面上升這個無法抵抗的自然現象。



➤ 《沉沒之島》劇照。



➤ 《沉沒之島》劇照。

半斤八兩，我們有著同一個海平面

以破音字不同念法取名的《沉ㄉㄨㄣˇ沒ㄉㄨㄣˇ之島》乍看讓人摸不著頭緒，在黃信堯內心深處就是想要用另一種方式回頭看臺灣的88風災。

在《沉ㄉㄨㄣˇ沒ㄉㄨㄣˇ之島》片中，黃信堯其實很諷刺的點出一個我們看不到的真相，臺灣有著高山國的稱號，若要把臺灣淹了，可能全世界有更多地方都已經在海平面以下，吐瓦魯的人們由於已經有了面對災難的假設，沒有太多負擔與包袱的他們，可以較輕易的選擇放下與離開，那麼臺灣呢？終其一生的所有家當、財產通通在這座島上，好不容易爭破頭換來的房產、汽車、珠寶、股票，只要當海平面上升一點養活臺灣人的嘉南平原被鹽化，其實我們距離大難之日也不遠了。

黃信堯笑稱，看別人的問題總是比較輕鬆，看自己反而不清楚。當我們還在同情南太平洋的叢爾之島葬入海中之時；同情吐瓦魯人經濟水平低；同情他們擁有一份正常的工作都是奢侈，以致於他們無法消費滿足購買欲。這一切的

想像，都是從臺灣看出去的角度，忘了我們也是在同一個海平面上，面對著相同的災難，甚至背負著更大的難題，只是臺灣人在每次的災難中是選擇遺忘或改變。

Kanakanavu為誰守候

執掌《Kanakanavu的守候》的導演馬躍·比吼(Mayaw·Biho)，由於他本身是出生花蓮織羅部落的Pangcah人(阿美族)，長期以來關注原住民議題。他在1995年就讀世新大學就開始拍攝紀錄片；在2000年時則率先舉辦阿美影展；2004年更是極力推展原住民復名運動。基於原住民等少數民族的關心與熱忱，馬躍·比吼至今已經完成超過30部的作品。

對於同是原住民的馬躍·比吼，拍攝原住民的角度，不僅僅是因為少數民族而特別注意，對於原住民族的部落文化傳承，也是同樣富有使命感。像馬躍·比吼特別將Kanakanavu這個不好發音的字放入片名《Kanakanavu的守候》，目的就是為了讓更多人知道Kanakanavu代表著什麼，就



➤ 《沉沒之島》劇照。

算不會發音，至少你片名中知道一個不在你記憶中卻存活在臺灣的原住民族。

Kanakanavu的族人居住於高雄縣楠梓溪的上游，伴隨著達卡努瓦溪，流過每一個Kanakanavu族人的生命，在多年的學理分類上，Kanakanavu被委屈地劃分在不真正代表他們的鄒族。尤其歷經日本殖民政策的影響，Kanakanavu的族人會說布農語，但他們仍記得屬於自己特有的語言、歌謠、祭典還有文化。

只有400人的Kanakanavu族人是微乎其微的小群聚，原本就已經人數稀少，不易維繫文化傳承，更在88風災過後，毀壞他們祖先辛苦建立的家園。

面對災難後的重建

馬躍·比吼當他在2009年得知88風災，山上Kanakanavu族人被迫遷居時，他就決定上山記錄他們發生的一切，他看到族人們面對失去親人、失去家園的苦痛，當政府投入基礎建設的重建時，Kanakanavu被毀壞的文化卻不是任何一個政

策或辦法可以挽救。

風災的半年過去，Kanakanavu族人終於能回到滿目瘡痍的山上，面對著大自然的侵襲，重建家園之路正一步步考驗著他們。當他們徒手重建家園的同時，馬躍·比吼試著透過這部片反擊另一種主流意識的偏頗聲浪：原住民的生活習慣與態度，加深了災難的嚴重程度，這無疑是對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作跨界挑戰。

馬躍·比吼看到Kanakanavu的重建之路走得漫長，就連原本山上的加油站都停止送油，嚴重影響族人對外聯繫的能源使用。其實資源問題可以透過其他方式解決，可是對於災難後的重建，很多事情是沒辦法再生，記憶也同樣無法抹滅的。

馬躍·比吼與黃信堯兩位導演，一者以近，一者以遠帶給閱聽眾對於災難完全不同的角度，他們都在傳達著：災難如果沒有辦法避免，我們又該如何去擁抱，去勇敢面對每一場大自然的考驗，並謙遜地學習著，而不是拍拍屁股把災難後的重建獨留在受創傷的臺灣人民心中。🌀